

云南妇女 运动史资料



第三辑

云南省妇女联合会编

编者按语

《妇女旬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在昆明创刊。它的发刊词指出：“本刊适时出版，就是想一面在这民主运动的大潮中，略尽一点推动的力量，一面反映出自己的愿望——我们是何等渴望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喊出切身的痛苦——所受的遭遇是何等悲惨黑暗！同时团结妇女、发挥力量、教育自己、加强阵容，为我们的自由解放，光明幸福而呼喊、抗争。我们希望能使本刊确切成为妇女大众的刊物，同时作为一个民主运动的小卒，为民主中国而努力。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和目的”。《妇女旬刊》是杨默霞主编，共出了两卷，第一卷为12期，第二卷为3期。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出版《时代妇女》月刊，为云南妇女联谊会的机关刊物，由王振华主编。一九四六年李公朴先生遇难，《时代妇女》不惧险阻，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杀害李先生的真相，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7月被查封。

《妇女旬刊》与《时代妇女》是云南妇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代表妇女群众向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喉舌，反映了云南广大妇女参加民主运动的情况，支持和配合昆明各界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以鼓舞、激发、组织、教育妇女群众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来，发挥妇女在解放运动中承担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同时也集各家之言探讨了妇女自由、独立、解放的一些理论问

题。今天我们读来犹感亲切并深受教育和鼓舞，现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把《妇女旬刊》和《时代妇女》分为四辑登出，以供妇女战线上的姐妹们及各方面的同志参考。

云南省妇联妇运史编写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妇女旬刊

创 刊 号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

发刊词	本社	(1)
政治协商会议的展望	曾昭抡	(3)
知识妇女的责任	柏 寒	(6)
战后我国妇女应有的认识	杨默霞	(11)
妇女“复员”	东郭迪吉	(14)
诛心之论	钟 遼	(17)
鲁迅先生谈妇女问题	云 彬	(20)
联大女生生活素描	虹	(25)
海底怀念	黄药眠	(28)
副官自叹	袁水拍	(32)
编者的话		(33)

第一卷 第二期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妇女解放与和平团结	本社	(35)
妇女联谊会成立	杨默霞	(37)
对于内战的一种理解法	黎民易	(39)
这就是悲剧的开始	孟心坚	(45)
论武则天	东郭迪吉	(50)

“集院”康 铸 (56)

从什么地方做起

——致××读者的第二封信.....编 者 (60)

第一卷 第三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

祝云南妇女联谊会成立.....本社 (64)

云南妇女联谊会成立宣言..... (66)

时局对话.....伯 韩 (68)

记摆夷妇女.....振 权 (75)

——她们是一群美丽的被人遗弃的羔羊

怨芒河.....岳庄词 (79)

振权曲

没有终结的旅途.....幼 惠 (80)

——公共汽车女售票员访问记

谈杨贵妃.....东郭迪吉 (82)

——从杨贵妃看所谓“裙带社会”

漫论言慧珠自杀.....陈 茵 (89)

罢课事件与反对战运动.....编 者 (92)

——致××读书会的第三封信

所谓女人走“国际路线”的新看法.....L S (96)

第一卷 第四、五期合刊追悼潘琰特辑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悼潘琰.....本 社 (101)

——并李荀于三烈士

- 挽潘荀李于四烈士…………… 妇女旬刊社 (103)
 如此善后? …………… 迈 之 (104)
 四烈士公葬的时地问题…………… 燕 子 (106)
 学习的代价太高了…………… 黎民易 (107)

——论昆明学生界遭遇的惨案

- 故 乡…………… 潘琰遗作 (113)
 潘琰传…………… 古兆珍 (118)
 荀极中事略…………… (123)
 于再事略…………… (124)
 李鲁连事略…………… (125)
 关于潘琰二、三事…………… 杨 蕤 (127)
 离家前的潘琰…………… 肖淑芳 (129)
 我所知道的潘琰…………… 应 德 (132)
 论“女人不象女人”和“女人终究是女人” 李何林 (136)
 秋雨秋风忆秋瑾…………… 陈 茵 (139)
 罢课运动的检讨…………… 编 者 (144)

——致××读书会的第四封信

- 我们对“一二、一”惨案的严重抗议…………… (150)
 云南妇女联谊会为制止内战向美国妇女界呼吁…… (152)
 悼诗一组…………… 田汉、安娥、陈茵、肖涤非 (154)

第一卷 第六期新年号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

- 迎一九四六年…………… 本 社 (160)
 写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前…………… 马 琴 (162)
 昆明各校复课…………… 燕 子 (164)

学习的厄运	黎民易 (165)
——论昆明学生惨案的尴尬结束	
复课前后——罢课运动的再检讨	
——致××读书会的第五封信	编者 (169)
和平声里话新年	文宜 (175)
介绍云南妇女联宜会	燕子 (177)

妇女旬刊

创刊号

三十四年十一月五日

发 刊 词

本 社

数千年来，我们中国妇女走的都是黑暗的道路。虽然历史不是一块永恒不变的化石，吃人的制度却至今还缚住我们的手足，固然辛亥推翻了满清的统治，五四喊出了解放的第一声，五卅，北伐都曾掀起革命的高潮，然而这些日子都过去了，我们依旧被禁锢，被摧残，被压迫，被轻视。民族革命的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们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民族抗战的斗争上，我们忍受了八年的长期痛苦，也曾经慷慨的献出自己的儿女和丈夫，勇敢地为民族革命而牺牲。正义果然战胜横暴，我们所痛恨的法西斯帝国主义终于倒下，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终于胜利了，然而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全中国受尽了苦难的同胞又得到了什么？胜利降临了三个月的今天，中国还是一片糟乱，未能走上轨道，只是少数人得到幸福，升官发财，多数人却在“胜利”中受着苦难，莫说是妇女照样的过着阴沉悲惨的日子，全中国的老百姓又何尝得到了“人”的待遇！我们没有身体、住居、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工作与生活的权利，我们的前途愈来愈显得暗淡险恶了！

这不是故为危言，也不是悲观绝望，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人民的世纪”，绝不相信违反人民意志者的世界还会长久。只是面对现实，瞻望前途，不能不加倍警惕；更不能不加紧奋斗。自由必须自己去争取，他人不会拿自由来当作赏赐，世界上也从没有一个布施自由的上帝。我们既不应等待谁来解放，尤其不应对任何不合理的人物制度存半点幻想，作半点哀求。今日中国妇女的解放，首先要我们妇女自动的去推动，掌握，而妇女解放与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又无法分离，只有中国彻底实现了民主，妇女解放的问题才能解决，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使妇女解放运动和整个民主运动结合在一起，使全体妇女与全国民主运动者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与妇女的解放而搏斗！

民主、解放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大潮，不但全中国的老百姓提出了民主自由的要求，就是今之官府也一再作过诺言，喊出了民主的口号。本刊适时出版，就是想一面在这民主运动的大潮中，略尽一点推动的力量；一面反映出自己的愿望——我们是何等渴望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喊出切身的痛苦——我们所受的遭遇是何等悲惨黑暗！同时团结妇女，发挥力量，教育自己，加强阵容，为我们的自由解放光明幸福而呼喊，抗争。我们希望能使本刊确切成为妇女大众的刊物，同时作为一个民主运动的小卒，为民主中国而努力。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和目的。

政治协商会议的展望

曾昭抡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所关切的，是国内团结问题。经过八年多的惨烈战争，国家元气损伤甚重。举国一致的民意，是无论如何，不容再有武装的内争。对于这点，政府当局与中国共产党都有深刻的认识，因此有国共双方的再三邀请以后，毛泽东先生遂于八月二十八日来到陪都，与政府方面进行谈判。经过四十四天的会谈，双方于十月十二日发表公报，简要地叙述此次会谈经过及双方同意各点。过去一般民众，对此次谈判期望过于殷切，因此公报发表以后，多少不免感觉失望。不错，迄今谈判所得结果，并未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试拿公报展开一看，马上就会发现，双方同意各点，类皆限于原则上的问题，而此等原则，实际上大体均包括在三民主义范围以内，且为世界上一切民主国家共同遵守的通则，所以彼此之间，根本就无基本的不同，尤其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国家一切即将逐渐恢复平时状态的时期，一谈到任何具体问题，双方意见，立即发生显著的冲突，无法可以协调。说来说去，改来改去，意见始终无法接近。结果最后只好把双方观点，并行纪录，作为尚待解决的悬案。此等具体问题，比较略为谈到有点结论的，只有中共军队缩编一次，即此问题、亦不能说业已得到完全同意；而且即令同意

了，如果别方而有关联的问题（如解放区问题等）不得到相当圆满的结果，这种同意也是空的。西安事变以后，中共军队的改编，不是双方都已完全同意么？何以后来又出了这许多麻烦。还不是因为基本矛盾没有消除，彼此难以互信，所以双方都不容易严格实行字面上的协定。鉴于过去种种情形，今后中国政治，是不容人盲目乐观的。诚然此次国共会谈，使全面爆发内战，在目前阶段中，因为国内与国际舆论监督之下，一时成为不可能。但是谁也知道一面毛先生在重庆进行谈判，同时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战场上双方武力冲突，断断续续地进行，始终并未停止，有时规模很大。内战的危机，目前并未和缓，而且绝谈不到消灭。除非在政治上找到真正的团结，此种危机，随时均有一触即发之险。

说到目前中国的政治的实际问题，国共两党的争执，主要的一为解放区的政权问题，一为关于国民代表大会问题。这两个问题，表面上虽然是两件事，实际上在谈判中则彼此互相关联。根据此次会谈公报的口吻，中共方面，如果在解放区问题得到满足，对于国民大会问题，是可能让步的。政府方面一贯立场，是国民党对于还政于民，具有充分决心，不过党方认为还政于民惟一可能的机构，在于国民代表大会，非经国民大会，无法还政于民。如果中共或其他党派反对国民大会，使其无法举行，则国民党只有继续训政，至国民大会能以举行为止。至于他方对此见解如何批评，在所不顾。实际情形即然如此，为着避免团结决裂，国民党以外其他各党派，只好将就政府方面的看法，在国民大会上做文章，努力使该项大会尽量成为代表民意的机关，也可说大家在委曲求全。当然对于召开国民大会这件事本身，各方人

士，基本并不反对。不过对于该会召集日期，组织法，职权，尤其是代表产生方面，各方面有许多意见，与政府方面，大有径庭。没有问题的，以普选方式重选全体代表，在这抗战业已结束的今日，应该是最合理的办法；而仍用十年前所选旧代表则属不合理之至。不幸政府观点，以为按照法统观点，以前在民国二十五年所选国大代表，依然有效，坚持不肯让步，甚至说到，除非以承认此点为前提，即无法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对于此种固执的看法，各方均不能同意。最后国共两方妥协办法，为将此事交付行将召开之政治协商会议，遂为全国人民注意之焦点。

政治协商会议的目的，在会议公报中，指出计有两宗。一为商订和平建国的大政方针，一为解决国民大会问题。大致政府所注意的是在第二点，这一点也是比较可望得到具体结果的。至于所谓和平建国大计，是否包括例如解放区政权一类的具体问题，一时尚无从确知。如果不包括的话，则所谓和平建国大计，不免流于空洞。何况政治会议的决议案，政府未必付诸实施，亦无予以执行的义务。将来通过一些漂亮的文章，于国事有何补益，大成问题。抗战开始时，不是也曾有过各党派一致同意的抗战建国纲领么？后来结果如何？此事对于今日，该是一种前车之鉴。

正如对于毛先生来渝谈判一般，我们对于政治协商会议，切不可期望过大，因为如此，将来必定会失望。

知识妇女的责任

柏寒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可宝贵的，而知识妇女则尤可宝贵，因为遍中国是广大缺乏教育的妇女群众，仅有极少数女子有机会受到教育。不要说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很少了，就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妇女，在数量上也不多。如果是在偏僻地方，一个小学高年级的女学生就够做那地方妇女中的文化教师。

可是这并不是说，知识妇女因此就可以在一般妇女面前表示骄傲，自以为是了不得的人物，瞧不起大多数没机会求知识的姊妹们。更不是说，知识妇女可以拿自己这一点儿知识做为恋爱的资本，以便取得社会地位较高财产较多的男子宠幸，而满足世俗的虚荣和物质享受。假使是这样，那么我们将不承认知识妇女的可宝贵，只能是感觉他们的庸俗，卑污，可厌恶了。

任何知识分子，如果把知识自私起来，作为个人争名逐利的工具，都是庸俗可憎的。只有肯把知识用在启发落后群众文化，改善劳苦同胞生活上面的知识分子，才是可宝贵的。男子如此，女子亦复如此。

中国的知识妇女，喜欢谈谈妇女问题，甚至投身到妇女运动里面的倒也不很少，这些人似乎已经不肯把她们的知识自私了。但是其中的上层分子，心目中是否顾念到多数穷苦受

难的妇女同胞，如那些被人家毒打活埋的丫头，小媳妇，受人家剥削侮辱的女工，庸妇等等，是否有志促进各阶层妇女的解放，恐怕是大成问题的吧。据我看来，许多知识妇女所谈的妇女问题，只是她们本身的问题，如争财产继承权，反对丈夫纳妾等，至于其他的妇女解放，不但不谈起，甚至她们本身就作了解放之敌如毒打婢女，薄待女工庸妇等，简直成了某些知识妇女的家常便饭。这仍然不能够脱掉一个“私”字。

从前有位社会科学大师说过：“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其本身也不能获得解放”。笔者也想仿照他的话说，压迫别的妇女的妇女，其本身也不能获得解放。我们乡下有句俗话说：“堂屋桌子轮流转”，意思是说，在家庭掌握权力的人，是一代一代递嬗的，一个女人在其做媳妇的时期，要忍受婆婆的百般侮辱，但一到了自己做婆婆的时候，又可以扬眉吐气，侮辱别人了，说这句话的人，大约以为尽情的侮辱别人，就可以补偿自己受侮辱的损失，医治自己受侮辱的创伤吧。其实这是一种阿Q主义。阿Q在假洋鬼子面前吃了亏，却去找王胡出气，打王胡不过，转而找尼姑开玩笑。这种没有出息的“英雄”实在令人齿冷，太可羞耻了。自己受了压迫不能反抗，反而去压迫弱者，这算得有志气的人吗？老实说，这只是奴隶心理与奴隶行为罢了。奴隶不敢向主人收回自己的自由，只敢于压迫更下层的奴隶。而这，不幸成为现代中国高贵人物的共同精神，男子如此，女子也如此。以这种精神来求得解放，真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高贵的夫人太太们，也许以为在大多数妇女未曾获得解放以前，她们自己可以首先获得解放。其实是想错了，看错了。

住洋房，吃大菜，坐汽车，又麻雀的物质享受，不是解放的指标，而只是和鸚鵡八哥儿们美丽的鸟笼与珍贵的食品相类似，因为所有这些享受，并不是社会对于夫人太太们的报酬，而只是老爷大人们收买爱情的代价。如妇女知识程度无论怎样高，如果不凭自身对社会的贡献取得社会的报酬，而只是依照“夫贵妻荣”的旧例，享老爷赐予的福，那就是把爱情当商品，将它交换物质享受，其与妓女不同之点，仅在于夫人太太们是整个出卖，而妓女们则零星出卖的一点。事实上，今天的女子教育，已经明目张胆地强调贤妻良母主义，在俗恶的男子们眼目中，女子愈多受教育，只是愈增加其活泼可爱的程度，及愈适合于高贵男子的身份，故女子教育的安排，即造就候补的夫人太太，愈高级愈是如此。而头脑受了定型铸造的妇女们的确也以做夫人太太为终身最高的目标，甚至象某省女学生，在某一时期，大家都以作军官姨太太为光荣，有某君加以批评，竟引起该省女学生们的公愤，群起攻击。这些情形，真可慨叹！然而这也是封建社会余毒作怪的必至的结果。

我以上的话也许说得太过分一点，可是我并非抹杀一切夫人太太们，她们之中尽有许多能够为社会服务，建立本身事业的，这些人都是可尊敬的，都属于我前面所说的可宝贵的知识妇女。不过我们所希望的是，她们的眼光，她们的工作，还能够更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同时我更希望现在正受教育的女同学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的太太或大官的儿媳，而所谓大事也并不是一定要在职业界取得一个“长”字号的职位。只要你所参加的事业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就是一部份很平常的事务工

作也是大事，因为它是大事的一部份呢。什么事业最有伟大意义？我认为，在中国这个落后环境中，应以改造社会的事业最伟大，而妇女解放运动就是改造社会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在妇女而言事业，仍然以参加妇女解放运动为最有意义。

妇女解放运动是一个事业，但并非一个职业，我们仍然得站定职业岗位，凭藉职业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凭藉职业来接近群众。接近群众是改造社会的工作起点，作妇女解放运动就必须接近妇女群众。所以争取妇女职业岗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为了接近下层群众，知识妇女便须特别重视下层的职业岗位，例如在工厂中当一个会计员，就不如做一个工头；在教育界做一个教育厅科员，就不如当一个女学教师。

要接近群众，还得放下知识份子的架子，和群众生活打成一片，忠心为群众服务。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取得了信任，然后启发她们的思想，灌输她们以新知识，指导她们组织团体，做生产工作，为本身谋利益等，就容易进行了。

中国的知识妇女是暗沉沉的妇女界的明灯，是寂静静的妇女界的号角，是二万万妇女文盲的教师，是一切徘徊险道的妇女的领路人，是无数呻吟于精神枷锁或物质压迫下的妇女的救助者。她们责任真是重大极了，笔者希望她们清楚地认识这个重大的责任，勇敢地把它担负起来！

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在现阶段，本身生活也是很苦闷的。因为她们不甘心关闭在狭隘的家庭里，但环境又阻碍她们在社会事业上的活动。职业界到处排斥妇女。妇女创办的

事业得不到社会的有力赞助。有些不开明的男子甚至公然反对妻子的社会服务，恐怕她与社会接触而转移爱情，这种金屋藏娇的自私心理，明显地把妻子视为私有的妇女，私有的妇女无异于私有的财货，应该“韞椟者藏”。受这种拘束的知识妇女，假使有觉悟的话，不是苦闷得很吗？至于中下层知识妇女，则因为和男子们共同的受着经济压迫与环境的束缚，加上妇女特殊的痛苦，物质上精神上都负担着重重的枷锁，有旺盛求知欲而不能满足；有强烈的事业心而无用武之地，有了职业而家事分心，又无法摆脱；有时男女通通失业，生活更挣扎不起来，种种痛苦，真是说不尽。

所以，知识妇女本身还没有解放，为了争取本身的解放，她们也得努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可是解放事业是整个的，各部份互相关联的，知识妇女只有投身于整个妇女解放，乃至整个人民解放的事业，求得总的胜利，总的成功，然后本身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因此笔者主张知识妇女，一方面努力求得本身的真正解放，一方面努力帮助一般非知识妇女的解放运动，同时还要着眼于整个人民解放的运动即整个民主运动，把工作的方针与内容和整个民主运动密切配合起来。要这样，才能够发展这一伟大事业而使之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

浅薄之见，请各位高明的女先生不要见笑，大家发表一点意见，纠正我的错误，补充我的遗漏吧！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于昆明